孫可之文集目録

第一卷

賦

大明宮賦　露臺遺其賦

出蜀賦

第二卷

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第三卷

雜著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
第四卷
雜著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眞讚
第五卷
雜録
孫氏書齋録　武皇遺劍録
龍多山録
第六卷
雜著
迎春奏　復佛寺奏
第七卷
雜著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舉
寓居對　乞巧對
第八卷
雜著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康錄郎中墓銘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第九卷
雜著

逐疫鬼文　祭高諫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第十卷
雜著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籍

孫可之文集目録

大宋天聖元年戊辰
秘閣校理仲淹家塾

孫可之文集卷第一

賦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大明宮賦

孫樵然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眙俛駭陰意靈怪暮歸魄動中宵而纏纏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繚瀛啓居廓穹起廬圜然而劃隆然而芾孰翕孰隳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太宗初立大明宮後高宗增修遂移仗焉下帝謂上帝與日月終翼聖護歟十有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吾當廬陵錫爵天后即眞天下號曰廢中宗爲廬陵王賜姓武氏廟祏徹主司禮

博士周宗奏增武廟爲七削唐廟爲五吾則協二毗輔謂梁公仁傑魏公元忠也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五王興輩帝出東宮斬賊迎仙殿迫后歸政天后驚默還臥明日華周復唐吾則械二黠雛謂昌宗易之也俾即其誅胡猘飽腯謂祿山也踣肌齚骨驚血濺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挈肅宗遂即位於靈武吾則激髯孽悖節繒也俾濟逆殺翼兩傑憤烈謂汾陽王及臨淮王俾克蘄滅薊梟妖狂謂朱泚也突集五堂縱啄怒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迸明殛三革蝕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輊蘄延諫刳襟沃善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太宗每遇行刑謂之御諫當稼吞螟吾則入瀆革濁貞觀中河屢清入囿肉角貞觀中麟見旬澤暮溥太平十日一雨雨必以夜畇穀視土開元中斗米五文錢吾見若刻聲在堂諛舌在旁窒聰怫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罰失殺奪農而徑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永崇總章中彗星屢見反澤而沴蕩坤而坼地有坼而復合終日不止裂乾而石天有裂而殞石然吾聖帝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爲設今孰爲缺籍民其凋有野而蒿開元中籍戶九百萬今二百萬籍甲其虛有壘而墟開元中籍府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實甲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疲農而幕府多虛者也西垣何縮疋馬不牧開元中北庭拒鄰門萬三千龍西平涼天水金城四鄯息馬疋至七十萬穀四十八監以使董之是時皆息馬疋易馬壹北垣何蹙孤壘城粒言未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房杜姚宋得是恭日烈老魅跡結爾曾何伏宰獲其慝林甫敬宗得是昏蝕魅怪橫惑爾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闔南俟霈闔北俟霽矧帝城闔何賴窮邊帑廩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獰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

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露臺遺基賦 并序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功且有麋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之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隱于修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于牧者對曰唯昔漢文爲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怨慝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軫于帝思既命其吏校之經費乃下詔曰朕以涼德君于萬國唯日兢兢如蹈春氷高祖惠宗肇我邦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逮夫朕躬孰敢加隆矧麋府財以經此臺周爲靈臺成乎予來文王以昇以考休徵茲臺以平周德唯馨

章華雖高楚民亦勞靈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既携二王遂以死豈朕不懲斯役實興鳩材嚮工以害三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毀今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彼通天兮鞅埃壒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草之離離已而已而世無比兮吾孰知其是非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引敗車而還秦濟潼梓之重江出大劍之複關駭天險之重阻兮峙連崗而外坤譎詭崖泪其城屬兮屹紆鬱於雲昏嵌嵒嵒而查牙兮上攢羅而戛天中呀坼以隙斜兮途詰屈而隘穿以去以來奔蹄疾足兮鼠出入乎穴間蹇余馬之不息屆峽山之偪側劃崇巒之怒來水涵空而混碧途迫高而緣深不尺直

而又曲跬危步之促促慄若跣而蹈棘朝天雙峙以虧
蔽中慘慄而陰翳倏下馳而上廻若出地而天開龍堂
呀呀而上啓怪若虎而欲噬泉戚沸而中洌靈窓窣乎
像設眄山川以懷古得籌筆於途說指前峯之孤秀傳
臥龍之餘烈嘗枚師而北去抗霸圖而此決曾尺軀之
不闢徒齎志而灰滅越百年而南指憩石門之委邃六
陰崖而戶開屹巍巍以皚皚外攢怪石之參差兮勢業
峩而上排狀若鬱雲之始騰又但乎潮波之却頹中窈
窕以寧豁敞曠朗而洞達擢嵒泉之瀯瀯鏘環珮於閨
闥躡危石而後通忽決漭而無窮包溪懷壑而爲深兮
繚巒岡而四崇羅薜羃歷於嵒穴兮雲木森其青蔥鬱
桂椒與木蘭兮芬淑郁而駭風曾不可以久留兮車軋

軋而又東陟雞情之蹇嵯下七折之峻坂褒斜吁其隘
東兮左窮溪兮右重巘緡飛棧而屬危梁兮續畏途而
呀斷下臨千仞之驚流兮波湧洞而雷抃當玄冬之隆
烈觸密雪之飛噴舞廻飈而颺九垠天地紛其漫漫路
縈積以迷沒馬蕭蕭而不進心悸悸而程不敢逸兮徒
憭慄而興嘆出大散之與區若脫足於囚拘涉汧渭之
沄沄歷岐雍之通途田原鬱以湮漫兮彌千里而爲都
背槐里而趨咸陽兮索嬴劉之舊墟承明冀闕緬以夷
漫兮得隱嶙之顏隅獨五陵之尚完兀高平而草無抵
長都之岌岌排閶闔而西入荷天衢之廣闢仰白日之
芾芾彀弱弓而蒲鈆族兮即澤宮而號貢之鈌條兮忽有司之吾
斥曾不得而上通兮居悒悒而不適闕庭藹其多士兮

皆云夫賢索不自分其能否兮瞰朱門之投蹟蔑一人之我先若捧水而投石念初心之來斯豈窮愁而徒疑忽徊徊以惶惶蹇東西而獨悲因默默以心計兮私展轉而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盛氣而憤時不知求已以爲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衢廣其蒸蒸兮混埃壒而紅飛漂世波而上下兮旁窮乖而相追不亦勞乎於是謝唯唯之面朋而焚逐逐之燥機餒不飽謀凍不煖謀兮環晦墻而闔扉邀仁義與之爲友兮追五經而爲師倘徉文章之林圃兮與百氏而驅馳不穀吾不恥穀亦吾不辭彼上張爲公者豈終吾遺哉

孫可之文集卷第一

孫可之文集卷第二

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哢其言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待諫官而後言耶苟立

天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還開元之政最爲修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是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己之勞如此則叙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群髡哉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疲甿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致民之蕃富乎樵不知時能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倘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略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録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圖及樂毅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

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録非爲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片事及出没得失皆字字與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絶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于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膏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盧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候乘權肆豪奴視州縣官

州縣官即慓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下考
即欲認官爲治必爲軍候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
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失職不敢與抗由是
軍候得侵繩平民鞠訊授辭往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
以故平民益畏軍候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
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京畿二十四
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民翼蔽墾田其
爵獄曲直尚歸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
士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
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
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
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胥胥未暇耶執事
宜亟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候權且使
繫獄者不得治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
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州縣
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與賈希逸書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
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萼天
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
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抉而不已櫝而不知止不窮則禍
天地雖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取者深其身
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車坎軻齊魯
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

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萼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禄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乎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參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予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闊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哺粕啜醨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王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謦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

莫不捉搦又倡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以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倡好惡不相閡者然不有所竟鷦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澁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齗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孫可之文集卷第二

孫可之文集卷第三

雜著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壁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舂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舂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搉

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墜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

樵過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上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未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

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巂俱爲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迫于戎南迫于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偃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蝗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叢于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刼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時有編民李權者遣子齎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爲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劒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

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鬬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輙先市輕帛以易其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粮丁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邊卒常以爲怨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

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力紿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毗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壇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櫝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眞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毗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屋壁

孫可之文集卷第三

孫可之文集卷第四

雜著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眞讚

梓潼移江記

涪繚于郪迫城如蟠淫潦漲秋狂瀾陸高突堤嚙涯包城蕩墟歲殺州民以爲官憂滎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壖地別爲新江使東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即堤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滎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抉民憂然江勢不

可決訖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滎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饑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顫得不可滎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可滎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固自役興已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即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滎陽公諾明日滎陽公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鄰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鄰民以滎陽公嘗爲京兆既聞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羣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滎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歎曰民言不堤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堤既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滎陽公既以上聞有司劾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爲褒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及觀滎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興元新路記

入扶風東皐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郿多美田不爲中貴人所并則藉東西軍居民百一繫縣自郿南平行二

十五里至臨溪驛驛扼谷口夾道居民皆籍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南登黃蜂嶺平行不能百步又步登漆漆嶺盤折而上甚峻（漆嶺北並闊可爲閣道平出漆嶺南可罷漆漆路）下漆漆嶺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路直絕澗並（蒲浪反他放此）山復絕澗蛇行磧上十里合于大路（秋夏此路當絕）下黃蜂嶺復有支路並澗出漆漆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路合（秋夏此路亦絕）由大路十里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下隳號怒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嶺驛逆旅三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里逾二橋登八里坂甚峻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行連雲驛自連雲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七里及嶺上泥深滅踝（行者多苦於此可爲棧路以易之）路旁樹往往如挂塵纓纚纚而長從風紛然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泥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十里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草細可耕稼有居民侶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並澗高下行十里復度嶺（嶺東度澗可詣爲閣路平行五十里出嶺西州古道）上下嶺凡五里復平不能一里復高低有閣路行七八里扼路爲關關北爲臨洮關南爲河池自黃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爲飛龍租入地耳入關行十里皆閣路並澗閣絕有八橋蜿蜒如虹絕澗西南去橋盡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並澗皆閣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爲一行曰鄭淮造

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人多以淮爲雀字蓋覩之誤又一十三里至
芝田驛皆閣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
皆平行往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蓑居雞犬相聞水
益清山益奇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
坐然而高出其下殷其有聲如風怒薄水里人謂之鳴
崖豈后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
孔閣古閣名也閣上巖甚奇有石刻其刻云褒中與閣主簿
王顒漢中郡道閣縣椽馬甫漢中郡北部督郵迥通都
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二縣匠衞績教蒲池石佐張祥等
百二十人匠張羌教褒中石伏泉疆等百四十人閣道
教習常民學川石等三人一本作川五人凡七十字其側則曰
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案其刻乃晉武平吳時蓋晉

由此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驛自仙岑而南路旁
人煙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田至一二百畝桑柘
愈多至青松即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爲夷地居民尤
多自青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復有
平田行五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東多泥土踈而黑
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又
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輝西
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及嶺上
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至迴雪驛
自迴雪驛南行三里上平樂坂極盤折上下凡十五里
至福溪自福溪有路並自山下由大雪嶺平行五里上長松嶺北與山輝大路合蓋古所通乃坦途也禪將將開此路都將賈昭爭切且欲折之遂開古松嶺路又高下行十里至黃崖崖

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並澗行二十里即背絕小嶺上下凡五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自盤雲驛西有路並澗出白城西又平行三十里至城又行六十里至興元亦古所通尤坦途也城固之要道出其縣遂畧開路長開大嶺路也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閣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烟霭中也下嶺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議者多以謂此路不及褒斜一經文川至於山川險易道途迹悉得條記皆用披校蓋亦折衷耳尚使賈昭盡心于榮陽公如樵所條注誠逾於褒斜路矣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利不十法不變豈謀新亦未易耶榮陽公爲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疏開文川道以易之觀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異於古人將濟民於艱難也然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唧唧之歎豈榮陽公始望耶況謀肇乎賈昭事倡乎李俅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加班列於榮陽公榮陽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咎獨歸榮陽公豈古所謂爲民上者難耶

蕭相國眞讚

咫尺天威首出時傑英眄橫溢神鋒秀發秋空徒骨霜夜皎月劒淬愈利玉燒不熱錦浦宸游傳巖寢說馭物惟誠在公抗節再安宗祏蕩掃氛孽黃道回日翠蹕歸闕粃糠魏丙肩袂稷契仰止丹青永保徽烈

孫可之文集卷第四

孫可之文集卷第五

雜著

孫氏西齋録

𢍰皇遺劒録

龍多山録

孫氏西齋録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之初洎𢍰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

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李勣立皇后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殺建成李勣爲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爲后故書李勣立皇后武氏

武氏者何忠諫贊慝懲廢命也

黜王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時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祼矣

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眞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

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武宗廟諱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爲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天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

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

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怫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案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

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歐邪合正俾歸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号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是也

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祿山叛之類是也

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忤直冒於枯墳齎謟魄於下泉磨毫黷札叢閣飽怏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武皇遺劍錄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携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庚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壘大出虜門戍卒

屢奔走皇恭然奮雷霆之威驅貔貅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走皇一用其劍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刼衆以濟其奸擘險以扞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衂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刼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輿人誣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走皇曾不逗撓於其衷亟發走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弁頑非走皇再用其劍耶弁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梟渠魁于國門非走皇帝三用其劍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蠱于民心蠹于民生力屈財殫民恬不知走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閨男號于途廷臣辨之於朝藝臣爭之於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走皇曾不待疑卒詔有司驅羣髡而髮之毀其居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走皇四用其劍耶今者嗣皇帝纂走皇之耿光傳走皇之遺劍宜乎銛其鍔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硎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龍多山錄

梓潼南鄙嶙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即山之趾得逕委延舉走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烟屹石

巉巉別爲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
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什挺者碑植又有侶乎
飛簷連軒櫟櫨交攢欹撑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
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攄乳側脉膏停泓石俯對
絕壑抄臨蘭薄仙臺摽異蘂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磧
紀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齶相望攀緣上下闖然而出
曜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眞蓋羅人傳晉永嘉中有爲蓋羅者於此臺上學道焉
恭羅於此白日上升今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玄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蛻
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絕明風
閑境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陰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
崖谷山禽嵒獸捷翔乎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
矚萬類在目洞山帶川青縈碧聯莽蒼際天杳杳不分
月上于東日薄于泉魄朗輪皆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
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
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綿裂綺折千狀萬態倏
然收霽樵起耒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
曰山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汚此巖扃乎
且欲聞於潁陽之徒乎

孫可之文集卷第五